



韩潮小说

情人关系

봄에는 날씨가 따뜻해요

崔承焕 著
刘洲伟 译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情人关系

〔韩〕崔承焕／著 刘伟洲／译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人关系. 崔承焕/著 刘伟洲/译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80673-125-3

I. 情… II. 崔… III. 长篇小说-韩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3993 号

情 人 关 系

著 者: 崔承焕〔韩〕

译 者: 刘伟洲

责任编辑: 卢一苇

美术编辑: 裴小强

封面设计: 田三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印 刷: 三河天利华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mm 1/32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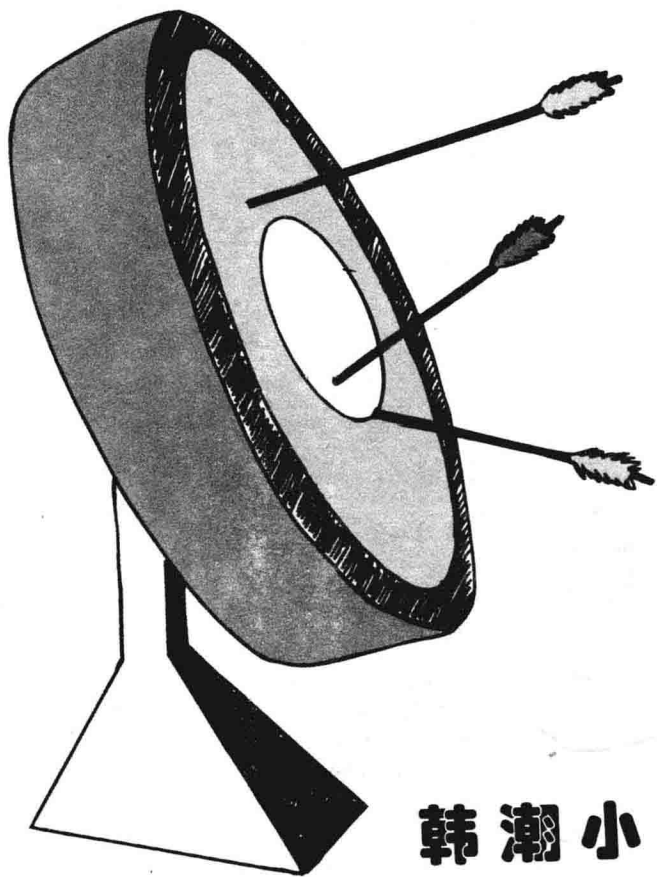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2 年 2 月第 1 版

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73-125-3/I·077

定 价: 1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韩潮小说

情人关系

缺乏斗志的早晨

卢克彦早上醒来时，睡眼惺忪地看了一下枕边的闹钟。已经是上午十点多。记得上床就寝是凌晨一点，算起来也睡了九个多钟头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意识模糊，睡意未消。

昨天晚上也并非没有入睡，说起来应该是比平常睡得更深沉。可是，不知怎搞的？心身非常疲累，腰杆都挺不直。

这个时候，人们都已经开始活动了。根据数年前的统计，上午九点的时候，已经有三千九百万人开始工作，一千七百四十万人正在上课，一千二百五十万名家庭主妇正在做家务事，总计有六千八百九十万个韩国人正在展开活动。自该统计资料公布至今，已过数年，何况现在已经超过上午十点，大部分韩国人都已经汲汲营营地正在进行每天例行的工作。对克彦来讲，因为“工作到很晚”，所以早上起不来，这个借口是行不通的。上班族在凌晨一点上床就寝是司空见惯的事，他们不管前一天晚上多晚睡觉，上午九点（其中也有人八点）就必须从坐落于郊区的家中，前往市内的公司上班，展开一天忙碌的工作。

这种一大早就去公司上班的生活，克彦觉得是他能力所不及的生活。但是，上班族每天早上都必须重复地进行这种奇迹式的生活。克彦在二十多年前，每天早上也过着他当时不认为是奇迹的奇迹式生活。

然而，现在要他返回过去的那种生活，实在是容易办得到。说得好听一点，是因为现在比较倾向于夜生活，但其实是自己的意志消沉，身体变得迟钝、不灵活；简直可以说是精神过度松懈。

也许是因为自己不需要提振精神，在某些程度的惰性之下、就能维持生活。或许可以这么说，人若是精神松懈而又能够生存的话，自然就没办法使精神紧张起来。失去紧张感的精神就宛如身体上不需要的机能会退化一样，慢慢地就会松弛下来。刚睡醒的克彦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像重轰炸机似地从床上爬了起来。他真的很想再多睡一会儿，但又害怕继续赖床的话会没完没了，以致养成贪睡的习惯。下了床之后，他打开窗帘。强烈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非常刺眼，仿佛在责怪他现在才起

床一般。他揉一揉眼屎，整个人沐浴在从窗外洒进来的炽热阳光之中。

“我那自由奔放的情感和向未来挑战的冒险心究竟到哪里去了？”克彦一边洗脸，一边喃喃自语着。

最近半个月来，他在写一本长篇小说。可是，在情节的描述上遇到了瓶颈，越是绞尽脑汁思索，越是无法从思绪之网中破茧而出。克彦虽然了解，不能继续被情节或主题所束缚，却无法断然地改变思考的方向。

克彦以思绪搁浅为借口，每天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。他很害怕一头栽进工作当中。即使文思泉涌，挥洒自如的时候，他仍然有这种畏惧工作的心理。编辑打电话来的时候，克彦也尽可能地不接电话。虽然截稿日期迫在眼前，他还是接受记者的采访，也应邀参加宴会或各式各样的活动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摆脱不得不去面对的工作。

卢克彦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不必工作的借口。

克彦回顾二十年前的自己。当时他已从大学毕业十年，是公司的中级干部。他上班的那家公司在社会上算是颇有名气的大企业，所以生活非常安定。如果继续留在公司，就算没有升迁到重要的职位，应当也不会过着起伏不定的人生。公司内有派系之争，也有上班族社会中互扯后腿等特有的现象。总之，在“公司”这把大伞之下，难免会有“无谓之争”。

克彦之所以毅然决然舍弃那种生活的保障，脱离上班族的行列，是因为在他进入公司第十年的某一天，发现了一件事实：那就是当他不在公司时，公司依然能够像平日那样正常地运作。这件事实，让他产生非常强烈的空虚感。

在一次偶然的会下，克彦参加了小说甄选，没想到竟然获奖。因此，他就断然脱离上班族的生活。

以妻子为首的所有亲戚，一致反对他的这项决定。他拥有安定的职业，却要一脚踏入未知的领域，从事小说的写作，令妻子和亲戚朋友们对他们往后的生活感到非常担心。

不过，写小说是一件无中生有，没有实质内容的创作过程，确实需要具有天赋的能力和性格。不像在公司上班那样，即使自己不在，也可以由别人取代。

克彦下定决心，“反正同样是一辈子，干脆就朝着能够以能力和性格来决定胜负的领域去发展吧！”他本就一直希望能够从事别人无法取代的工作，辞去工作时的那种雄心壮志和精神的紧张，至今想起来，仍然觉得非常新鲜。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未带罗盘，朝着未知的大海出航的水手。

公司的上司与同事们为他举行了送别会。席上，课长首先举杯说道：“为未来的‘卢克彦文学’干杯！”

在听到课长略带讽刺的言辞时，克彦发誓：“咱们走着瞧，我一定要以‘卢克彦’文学席卷整个文坛，给大家瞧瞧！”

自摆脱上班族的生活，已经过了二十年，虽然距离“席卷整个文坛”的目标尚远，但卢克彦已经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，生活上已不虞匮乏。

可是，这二十年来，辞去工作当时的那种士气如虹的斗志和紧张的精神，已不知消逝于何处？由于厌烦于平凡、单调的上班族生活，克彦才萌生转换工作的念头。可是，从生活怠惰的方面来说，他和辞职前并没有什么两样，改变了的只是早上能够睡晚一点。

他憧憬于地平线的另一端，当他踏上那条地平线之后，才发现不管站在什么地方，都还是在同一个地球上。

由于没有人强迫他走上作家这条路，他多少可以心生怠惰和自己妥协。所以，懒惰、懈怠的情况比以前还要严重，不管身体上或精神上，都越来越松懈。在这种状态之下，当然写不出呕心沥血的作品。

一个作家最惧怕的不是思想枯竭，写不出文章，而是向自己妥协。克彦有时认为，与其自我妥协，写出一些低俗的作品，不如绝不妥协，毅然决然地搁笔。

他觉得，自己不是故意不执笔，而是向不执笔妥协。若是身心懈怠，想要重新振作，就得花费很大的力气。

现在的生活好像失去了高、低潮，那是因为自我妥协的缘故。

卢克彦一踏入餐厅，太太就急忙去准备早餐。他有两个女儿，长女鲇子现在就读于女子大学三年级，次女内美为高中二年级的学生。女儿们多半早已去上学了。

太太一看到克彦进来，就开始热菜。她在丈夫辞去工作时，曾经激

烈反对过,但事后则一心一意地支持丈夫,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

她一大早起床,为即将上学的女儿们准备早餐,然后等候较晚起床的丈夫,陪他共进早餐。虽然克彦多次要她先吃,不必等他,但她一直都不愿意。

“演讲的邀约,和杂志社的采访各一件。”妻子一边冲着咖啡,一边说着。

克彦看着报纸,爱理不理地回答:“反正你会帮我推掉的嘛!”

她知道丈夫不喜欢演讲;如果不是有很大的交情,或让克彦感到兴趣的主题,他一律不接受记者的访问。特别是演讲,一想到站在讲台上对着一群人说话,胃就会痛起来。基于人情而接受邀约的演讲,克彦从几个月前开始就会感到莫名的紧张,从而无法工作。

“是哪里的邀约?”克彦的视线没有离开报纸,随口问道。

据妻子指出,对方是某地方都市(首都或大都市以外的城市)的文化团体,和不怎么著名的杂志社。

“你帮我郑重的拒绝!说很不巧,我预定要去旅行,所以没办法接受他们的邀请。”

克彦一边对妻子说,一边心中暗想:应邀去演讲,顺便到该都市走走以改变心情,其实也是不错的主意。但随即连忙摇摇头。

如果这么做,岂止是改变心情,简直是逃避工作嘛!

“怎么啦?”妻子捧着咖啡过来,讶异地望着他。

2

卢克彦成为作家大约已经二十年了,最近觉得没有任何事比写作还要困难。记得初出茅芦时,毫无目标,拼命地写,他觉得写作是一种快乐;而且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,拼命接稿。那时候是量胜于质的时期。

从数年前开始,情况就有点改变:他突然觉得很害怕写作。怕的不是写作本身,而是慢慢地了解小说本身的可怕,而惧怕起写作来,以致写作速度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快。

以厚颜无耻的态度写小说,创作过程中进展得会比较顺利。在他逐渐认识到小说的可怕比从前的更有内涵而自豪。

可是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觉得，初出茅庐时的斗志和热情已经逐渐淡薄。他心想，二十年的作家生活，会不会让自己的笔杆累积了尘垢，变得平庸、低级。同时，又产生了让自己最怕的情况，那就是自我妥协。

克彦心想，真要是这样的话，就必须想办法解决。

拒绝与自己妥协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面对自己的作品，与自己的作品相抗拒。如果不以这种抗拒的心态，创作出自己的作品，就会流于怠惰。

完美无缺的女人

当那个女孩进来时，卢克彦觉得自己刹那间有一种类似战栗的感觉。或许可以说，就是战栗。她在远处时，就注视着他，然后笔直地朝着他逼近而来，在他正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朝他嫣然一笑。那个位子正好空着。

“我来介绍一下。这位是北泽纪小姐。”带她来的总编辑古海以稍微慌张的口吻说。古海另外还带了两个女孩，但克彦完全没有察觉。她们不像北泽纪给他的印象那么强烈。

那天晚上，出版社将多年来担任克彦的编辑替换掉。克彦邀集了与自己较为亲密的数家公司的编辑，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举行一场小小的送别会。古海带了三位年轻的女孩过来，说是如果送别会上都是一些望之令人生畏的男性，实在是杀风景。

她们全都是女大学生。古海也向克彦介绍了其他两名女孩子。克彦虽然也想记住对方的姓名，却始终记不牢。三个女孩子长得都很漂亮；在店内微暗的灯光下，宛如突然盛开的花朵，平添了几许热烈的气氛。但克彦并没有被热闹的气氛所打动。

当他看到北泽纪时，突然唤醒了遥远的回忆，他觉得眼前的这位女孩很像他记忆中的某个人。原以为过去的创伤已经弭平了，但在看到泽纪之后，初恋的情景却像水库泄洪般急涌心头。卢克彦不觉打了个哆嗦。

北泽纪长发披肩，一根根经过仔细梳细、乌黑亮丽的秀发，缓和了她非常分明的五官轮廓。她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高挺的鼻梁，嘴角紧闭，整张脸庞看起来相当严肃；皮肤被太阳晒得略呈古铜色，显然平常喜爱某种运动。卢克彦在她踏入餐厅的那一刹那，曾经对她进行短暂的观察。她身材高挑，三围的比率也很标准。虽然她的年纪和他的长女差不多，全身却散发出一股成熟的气息。

她身穿一套非常搭配，略带光泽的白色洋装。而且，她也适度地抑制自己，不让自己太过引人注目。粉颈上配戴一条熠熠发光的金色项链。与其说是项链，不如说是类似丝线那般优雅而精巧、细致的手工艺

品。她非常清楚自己生而俱有的姣好面貌，故意用服饰装招，遮掩其绝色的光华。但她晶莹如玉的容色非但无法遮掩于万一，反而绽放出澄澈的光辉。整个感觉，让克彦看起来非常舒服。

每个人所喜欢的异性类型各不相同，但泽纪身上似乎有着吸引所有男性的荷尔蒙（动物身上吸引异性的化学物质）。

“我是老师（译注：韩国人对作家、艺术家的尊称）的忠实读者，早就很想与您见面。”泽纪毫无畏惧地盯着克彦说道。

“你用不着这么奉承我啊！”克彦苦笑道。

对初次见面的作家说自己是对方的忠实读者、这是老套手法。他的作品大多是以粗暴、有力的笔触描写男性的世界，女性读者很少。

“哎呀！您怎么这么说呢？我真的很喜欢您的作品，丝毫没有奉承您的意思啊！”

泽纪有些不满地回答，随即举出克彦的数部作品，并且做出短评。虽然非常简洁，但都能深入作品的核心，足见她确实是阅读过，不是为了与他见面才临阵磨枪的。

“我的小说能让你这么漂亮的小姐阅读，真是我莫大的光荣。”

克彦觉得能够获得绮年玉貌的小姐支持，感到非常高兴。由纪子与他遥远记忆中的影像相重叠，也让他久闭的心扉雀跃不已。

由于全员到齐，会餐于焉展开。克彦不露痕迹地瞄了泽纪用餐的样子，觉得她神情自若，态度极为自然。但这不是她久经世故的关系，显然她是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。

虽然是编辑的送别宴，但克彦只和泽纪交谈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其他人也察觉出他们两人这间的非常气氛，有意回避，不在他们两个人交谈时插嘴，虽然有十个人在座，可是他们两个人仿佛坐于太空船的气密小座舱内，与其他人隔离。

“你毕业之后，打算从事哪方面的工作？”克彦问道。

所谓“方面”，不只是指就职，也包括泽纪说她现在是大学二年级，今年二十一岁，在学期间只剩一年多。当克彦提出这个问题时，心头掠过芭蕉的俳句——“红花此去谁堪怜”。他从泽纪成熟的肉体开始，——一味地胡思乱想。但他也有些自暴自弃：“反正和她有肌肤之亲的人也不会是我！”——芭蕉这一句俳句的境界也在这里。

“老师，我认为我适合从事任何方面的工作。”泽纪以女中音的声调回答。

“唔……”克彦一时为之语塞。对方似已看穿了他这五十岁老男人不怀好意的企图。

不管怎么说，克彦先抛出一句话：“我觉得你不妨朝向可以发挥女性原有之能力的领域发展，用不着去担任男性的助理。”

“比方说呢？”泽纪追问。

“比方说……比方说晚上的工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所谓晚上的工作，是指晚上在餐厅或酒吧上班，或是卖弄风情的工作。这种性质的行业往往被世人以有色的眼光看待。可是，这是女性可以用她生而具有的武器或能力一决胜负的世界。至少在那里，女性是女角。”克彦不负责任地说道。他讲这句话并没有确实的根据，只是他觉得泽纪全身散发出来的荷尔蒙，在夜间的特种行业中可以卖出很高的价钱。

克彦原以为泽纪会生气，没想到她却点头道：“我也隐隐约有这种感觉。”

“女性的黄金时期很短，担任公司的女职员，从事倒茶的工作或做男性的助理，把这段珍贵的时期浪费掉，我觉得非常可惜。”由纪子接着说道。

夜间的特种行来也是建立在男性经济力充裕之上的企业。以女性的黄金时期来讲，所获得的报酬高于公司的一般女职员甚多。

“可是，我父母亲非常罗嗦，他们绝不会允许我大学毕业后，去从事夜生活的工作。”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。

“你的父亲会很罗嗦吗？”

“喂！非常罗嗦。”

把女儿栽培到大学毕业，很少有父母亲会让女儿去从事女服务生或艺妓的工作。

夜生活的工作有着白天的工作所没有的残酷和危险。克彦觉得现在向她解说也无济于事。而且，他认为，不管是白天或晚上，泽纪的危险程度并不会有什么不同。因为她所散发出来的荷尔蒙有招惹男性的危险性。这不仅可以给她带来危险，也会让男人陷入危机。

虽然克彦非常清楚这一点，但她却隐藏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。在她

面前，不论经验或判断力，都派不上用场。他之所以能够领悟出泽纪身上那股充满危险性的荷尔蒙，也是基于他的经验和年龄。

“总之，我绝对不适合那种朝九晚五，被拘束在办公桌前的工作。”

“你比较喜欢活泼、不单调的工作，而不喜欢事务性质的行业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如我当老师您的秘书好了。”泽纪看着克彦，突如其来说了这句话。

“当我的秘书！？我还不配聘请秘书。”克彦惊慌失措地回答。

“哎呀！没这回事，像您这样的作家，早就该有秘书了。”

“按照作品的类型，是该有人帮我收集资料及讯息。但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如果担任我的秘书，我一定没办法专心工作。”

克彦说的有一半是真心话。要是泽纪经常在他身边散出菲洛蒙的话，实在很难专心地从事创作。

“做我的秘书是夸张了点。不过，或许我可以担任你的文艺指导老师，给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提供一些建议。”

克彦打如意算盘，想出了一个折衷案。他不知道泽纪说的是不是真心话？为了缓和她以秘书的方式和自己间所可能引发的危险，所以想出“文艺指导老师”这种暧昧的字眼。他希望以老师的身分，将眼前这位美艳如花的女大学生纳入自己的掌握。

克彦现在这种年纪，已经慢慢地与年轻女性无缘。身为作家，必须经常以某些形式与年轻的异性保持接触，以维持敏锐的感受性。

说到克彦身边的异性，都是一些他常去的那些坐落于杏堂或麻蒲的酒店中的女性。而且，她们与克彦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。妻子是“亲属”，已经不能算是异性；虽然他也偶尔和妻子行周公之礼，但不知怎么搞的，彼此都有一种“近亲通奸”的感觉。

对作家来讲，纵使不是专门描写性欲的情节，与异性绝缘也会给写作生涯带来危险。

“请老师务必在文艺方面指导我。”

泽纪不晓得知不知道克彦的企图，视线一直停驻于他的脸上。微醺的脸颊巧笑倩兮，已然有几分成熟的魅力，实在很难想像她与自己的女儿年纪差不多。

克彦活了这么一大把岁数，看到眼前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，不觉心神动摇、神志迷乱。不过，他并没有把她当作性欲的对象。再怎么，对方是个二十一岁，绮年玉貌的女大学生，自己则是有点邋遢的五十二岁作家，两人之间根本无法取得平衡。何况泽纪是良家子女。归根究底，她不过是橱窗中美丽的模特儿。

就算是和她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共进晚餐，两人之间也是隔着一道无形的围墙。

正由于隔着围墙，才能够不负责任地与对方无所不谈。可是，泽纪却越过这道围墙，将荷尔蒙发出来。就算克彦觉得她可望而不可及，也希望把对方置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。

“我很乐意当你的文艺指导老师。”克彦将上半身探出去，说道。

“可是……”泽纪欲言又止。

“可是，怎么啦？”

“要是我爱上老师，那该怎么办？”

“咦？！”克彦愣了一下。他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。刹那间，觉得自己有一种被嘲弄的感觉。

“我觉得好像爱上了老师。或许也可以这么说，我已经爱上老师了。”泽纪双手环抱于胸前说道。看起来这句话好像憋了很久才说出来。

“你可不能嘲弄大人哦！”克彦责备道。

两人今天晚上刚见面；而且，不管是年龄或彼此所处的环境，相差得实在太悬殊了。

“我是说真的，我并没有嘲弄您的意思！”泽纪稍微提高嗓门说道。

“你若不是在嘲弄我，就是喝醉了酒。”

“文艺指导老师意志非常坚定，不会因为你三言两语，就被你唬住。”

“老师您果然是大人，那么会避重就轻。”

克彦觉得泽纪说话的口吻中掺杂着失望和几分轻蔑，似乎在抱怨自己的胆怯，不会把握女性主动提供的机会。

“我并没有避重就轻！我们今天晚上才第一次见面，我觉得谈情说爱还言之过早。”